



履歷

章懋字德懋自號闔然蘭谿人以易經中

惟書懋字德懋

第三名成化丙戌會元選庶吉士授編脩抗

疏

旨廷杖謫臨武令未行以病請歸事歷閩會

事

弘治間起南祭酒正德間移疾歸嘉靖改元即其家

拜南禮部尚書遣行人存問未至而懋卒贈太子少

保賜塋祭葬一子累贈少保謚文懿學者稱爲楓山

先生列理學名臣萬曆間勅建崇儒專祠入本府正

學祠並何王金許爲五賢累議從祀孔廟所著有楓

山集若干卷并語錄行世

五言詩

校刊楓山文集引

已丑夏六月吾郡守夏山張公手一編授憲曰此先師楓山章先生遺稿乃從第非菴公所輯者欲梓以傳子為我校之憲敬受而披閱往復考訂稍加釐正



廷對策於卷首詮定書意之重複者數通餘悉仍其舊凡九卷始廷對策奏疏次書簡次雜著說銘傳次誌銘祭文次表狀次序文次碑記而詩詞賦贊終焉刻始工於是年十月畢工於明年庚寅正月竊竊先生之道德學術一本濂洛關閩之正故形而為言

精純暢達如布帛菽粟真義理之文也非文章家之
文也少宰余先生序已詳憲晚學小生豈敢復贅姑
紀校刻歲月俾將來有考云

嘉靖九年春正月望日毘陵後學毛憲拜書

楓山章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制策

奏疏

諫元宵燈火疏

僉事乞休疏

再辭祭酒疏

乞脩舉學政疏

乞放歸田疏

力求去位疏

乞省親疏

辭免祭酒疏

到任謝恩疏

乞暫留新貢監生疏

舉本監弊政疏

清理監生疏



乞照例休致疏

乞放歸田疏

陳言治道要務疏

修理廟學疏

乞恩致仕疏

乞恩養病疏

懇乞休致疏

辭太常卿疏

辭陞侍郎疏

謝侍郎致仕恩疏

謝存問恩疏

辭陞尚書疏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

卷之二

書簡

登第後寄鄉先生

復羅一峯

復鄭克脩

復賀克恭

與陸克深

與李廷章

與林亨大_三

復黃仲昭_四

與韓侍郎_二

與楊方伯

與鄧御史

與鮮御史

與陶都憲

與邵國賢_二

與吳伯通

與陳提學

與韓僉事

與周方伯_二

與徐方伯

與吳亞叅

與張都運

與林居魯

與趙知府

與劉知府_四

卷之三

書簡

與謝木齋閣老_二

上洛陽劉閣老_二

與李西涯閣老_二

與楊邃菴閣老

復費鵝湖閣老_二

與張東白學士

上馬太宰

與黃文選

與謝方石_四

復羅整菴_二

與王用檢

與喬尚書

與吾景端

與沈仲律

與劉述獻

與臧時舉

與陳直夫

復盧御史

與董文玉

與許補之

與尤銓曹

與李一清_二

與張用載_二

復徐子仁

與董道卿

與姜實夫

與黃慶弼

與陸汝亨_二

與弟天恩天澤

與姪以道_三

與族姪處仁

卷之四

雜著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禮記論

策問三

讀西漢書

讀西漢書

讀東漢書

讀蜀漢書

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讀歐集

讀蘇集

讀荆公集

題陶淵明集

題陸宣公奏議

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跋江山秋霽圖後

書夏忠靖公遺事後

跋都城唱和詩卷後

跋王中書手劄後

跋五經私錄後

題翰林院箴

說

自述字說

陳允仁字說

金仁甫字說

賀氏二子名字說

陸良甫字說

肯菴續說

銘

書室銘

尊經閣銘

平荆襄銘

平廣海銘

傳

林文慶公小傳

費太常小傳

東園樂先生小傳

劉僉憲小傳

方汝真節傳

卷之五

墓誌銘

東鹿黃知縣墓誌銘

外舅郭公墓誌銘

潘副使墓誌銘

吾慎齋墓誌銘

馬困學墓誌銘

祝竹軒墓誌銘

周逸軒墓誌銘

謝元吉墓誌銘

陳萍齋墓誌銘

章同知墓誌銘

金淑人范氏墓誌銘

張氏墓誌銘

許弘濟墓誌銘

吳婦墓誌銘

李處士墓誌銘

石墓誌銘

靖江令鄭君墓誌銘

張曰旦墓誌銘

陸員外墓誌銘

松坡府君墳誌

郭恭人墳誌

孫新墳誌

祭文

祭彭學士文

祭陸布政文

祭朱公文

祭外舅文

祭郭恭人文

卷之六

墓表

董竹居墓表

陳原深墓表

艾大康墓表

董耕雲墓表

黃蒙菴墓表

姜憲使墓表

吾文山墓表

張荆溪墓表

陳繼芳墓表

行狀

姜永平行狀

葉普州行狀

序文

澹泊生鄭君挽詩序

陳抑齋挽詩序

繼慈哀些序

吳栢軒挽詩序

林守菴挽詩序

趙有年挽詩序

趙惟寅挽詩序

梅所夫婦齊壽序

章靜菴壽序

徐母程氏壽序

望雲祝壽圖詩序

菊泉怡壽詩序

吾文山壽詩序

吳晦叔壽序

徐希曾母壽序

山海齊壽圖詩序

壽松圖詩序

泮宮介壽詩序

卷之七

序文

送進士還鄉序

送金教授之安慶序

送劉世美還京序

急流勇退詩序

民謠六詠序

送知府教諭歸永新序

送謝侍講赴召後序

送王中書詩後序

送林毅齋之鄖陽序

送五口教諭之天長序

送韓太守入覲序

送黃門考績序

送萬太守之金華序

送金憲之福建序

送羅司業侍親南還序

送鍾參政之雲南序

送趙叔鳴之山西序

送吳參政之四川序

送周弘毅還淳安序

送姜推官還南昌序

送周朴軒歸上杭序

楊鐵崖未史古樂府序

范賢良文集後序

東陽文獻錄序

鄉賢祠誌後序

蘭谿縣誌序

鄉誌錄序

菊莊詩序

書北堂未秀詩卷後

吳烈婦詩序

書鄭氏慶源錄後

青陽陳氏族譜序

清塘賀氏族譜序

雲程林氏族譜序

跋方氏族譜後

李氏族譜序

古城伊氏宗譜序

郭氏族譜序

卷之八

碑記

譙樓記

丹徒縣學科第題名記

觀亭記

東江興濟橋記

東陽縣修學記

東陽縣覈田記

繆知縣上思碑

衢州府修學記

陳氏復義莊記

重修通濟橋記

蘭谿備倉記

嘉樹亭記

清遠閣記

思德菴記

陳萍齋壽藏記

湖南公館記

馬公橋記

遂安縣遺愛祠記

遂昌縣鄉賢祠記

蘭谿縣浮梁記

蘭谿縣大成廟記

遂安縣學尊經閣記

浦江縣遷建廟學記

金華縣修學記

金華憲司澄清堂記

四友亭記

寶善堂記

侍渡亭記

吳氏壽藏記

南峯吳氏祠堂記

龍山別業記

卷之九

詩

七言絕句

春雪三日

雨後觀漲

觀院庭新樣小池

送鍾美宣乃叔還鄉

雲舍寧親

題介軒詩卷

送容貫歸廣東

送謝元吉致政還木

題舒溪漁隱詩卷

挽杜黃門妻

挽大理陶司務

壽李知府母

挽林亨大父母

送沈秋官還京

送鄭御史還京

送洪布政之貴州

別閩南僚友

送賀位兄弟歸永新

送鄭張二生歸瑞安

送潘瑗歸括蒼

送唐御史巡按江西

哭外舅郭公五

烟溪義渡四

挽詩四首

挽余知縣父母二

賀吾景端韻二

題陳南園詩卷四

雲津書院詩卷三

挽鄭同知父二

挽葉天官侍郎二

挽金氏夫人二

挽耿氏夫人二

次林天官韻

祭壽堂

夜坐得句寄弟姪

齋宿懷孫

群鵲圖

挽秦行人祖父母二

挽秦行人父母二

避喧卷二

南都留別

七言律詩

登科

瓊林賜宴

早朝

禁中聞鶯

王孟端画竹

圃東新井

秋日感興

送彭閣老歸省

送楊總兵

移菊

壽徐德宏父

壽霍中書父

壽萬都司

送謝守之無為州

送宋爾章乃弟歸江西

送國子候先生祭掃

送翁宗海歸省

挽虞黃門妻

挽陳舉人父母二

挽國子林助教

謁文丞相祠二

懷古

出京和孔易韻

歸鴈

送馬守之廬州

和鄭廷綱長至韻二

又和除夕韻感懷

送同年王尚書考績

送林亨大太宰考績三壽楊少卿父

送林居魯之貴州挽胡光祿父

送張亞叅之四川環山樓詩卷

送李司空進表院白司寇

和鄭廷綱留別韻

送鄭尚書二

送李太常考績二

送韓司徒赴北

送金侍郎考績

送馬侍郎考績

送魏司寇赴北

送吳學士考績

壽同年徐僉憲

送張都憲考績

送楊碧川致仕

桂巖書院詩卷

送程叅議考滿

送李少卿赴史館

送魏廷尉赴北

送司馬王公致仕

送陳都憲祭掃

送汪少卿還朝

杏林春意

送姪至梧州通判任

秋初

七言長篇

送春

賜扇

送撫寧侯朱永北征

觀闖雀

送總兵征

壽姜廷器母

壽唐憲長父

壽韓知府

賜粽

送李廷章侍親南還

聞彭閣老將至

挽張壽夫

送人還鄉

挽鄭縣丞

壽周石室

挽張都憲母

芙蓉書屋

五言絕句

題白頭翁

五言律詩

遊牛首山和沈仲律韻三

送張都憲用陳公甫韻二

五言長篇

釋菜

本院南新闢三圃

送陳白沙

止賜酒

送翟瑄知奉化縣

壽味菜吳先生

詞

感皇恩

步蟾宮

千秋歲

歸朝歡

御街行

賦

中秋賞月

贊

韓魏公贊

蕭御史父像贊

白司寇像贊

吳仲仁像贊

許冢宰像贊

永曜翁像贊

復義莊記

通濟橋記

重修通濟橋記

嘉州亭記

嘉州亭記

恩德菴記

恩德菴記

湖南公館記

湖南公館記

遂安縣遺廟記

遂安縣遺廟記

蘭谿縣浮梁記

蘭谿縣浮梁記

遂安縣學尊經閣記

遂安縣學尊經閣記

金華縣修學記

金華縣修學記

四女亭記

四女亭記

菊莊記

卷之九

詩

七言絕句

春雪三日

雨後觀漲

觀院庭新樣小戰車二

送鍾美宣乃叔還鄉二 滄池晚渡二

雲舍際親二 題介軒詩卷二

送容貫歸廣東二

顧雲和像贊

伊振舉像贊

吳晦仲像贊

外舅郭公像贊

楓山童先生文集目錄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一

五言古詩一首

從弟并菴居士沛編輯

毘陵 後學毛憲校正

廷對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
 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
 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
 三代之隆其法寔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
 歷指其實而言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
 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

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

祖宗之為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
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歟朕嗣承大統
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
風俗厚於下百姓富庶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
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

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必有其要諸士子
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於篇
毋泛毋畧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固必有所以治之之

具尤必有所以治之之本焉具者何禮樂刑政典
章法度之類即

聖策之所謂大綱萬目也本者何則人主之一心是
已孟子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蓋
言治之不可以無具而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又言治之不可以無
本也有其本無其具則為徒善徒善不足為政固
無以致天下之治有其具無其本則為徒法徒法
不能自行又何以致天下之治乎必其本立於上
而行之有其具具施於外而出之有其本然後能

運獨化於陶鎔之上鼓一世於爐錘之中推之無
不準動之無不化而天下無不治矣昔堯舜之所
以帝天下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固皆必由於
是道而我

聖祖之所以創業

列聖之所以守成亦何莫不由是道乎彼漢唐宋之
諸君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詳於彼而遺於此或
僅能彷彿其靡而不能深造其極無惑乎治之不
古若也欽惟

皇帝陛下天縱神聖日新德學當出震繼離之始撫

重熙累洽之運治定而功成民康而物阜若可以
端拱而無爲矣然猶不自滿假虛懷求治乃於萬
機之瑕復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舉二帝三
王及漢唐宋諸君之事而欲正大綱舉萬目明人
倫厚風俗富庶百姓賓服四夷以增光於

祖宗匹休於帝王臣有以知

陛下真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爲之志足以咸五而登
三超前而絕後矣顧臣愚陋不足以仰副

聖明下問之意然言及之而不言罪也敢不罄竭愚
衷悉陳所學以對揚休命乎臣惟天下之事莫

治兵甲或禁盜賊或懷遠人其事不可以枚舉莫
非所謂目焉然所以治其綱目者則皆主乎人之
一心苟非格致以明乎心之體則無以察乎為治
之綱目孰為當正而孰為當舉非誠正以克乎心
之用則無以行乎為治之綱目正所當正而舉所
當舉此君心所以為出治之本而綱目所以為致
治之具也昔在唐虞之世因天之與賢兩行揖遜
之禮因道之當傳而發執中之蘊九族是睦五教
是敷盡底豫之孝以定父子之天制釐降之禮以
成閭門之化其大綱之正也為何如百揆四岳論

道於內州牧侯伯宣化於外曆象掌於羲和而敬
天之道盡禮樂典於夷夔而化民之功至治水播
穀有其人明刑敷教有其職其萬目之舉也又何
如然非堯之心克明俊德舜之心允迪厥德何以
致其然哉迨及三代之隆因天之與子而立世繼
之法因天之討罪而明吊伐之義錫洪範而叙彛
倫紹聖武而脩人紀關雎頌窈窕之德麟趾詠仁
厚之風作之述之而文以無憂享之保之而武稱
達孝何其大綱之正也有典則以貽于子孫制官
刑以警于有位取民有貢助徹之法教民有校庠

序之制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迭建家宰有八法八則之治宗伯有五禮六樂之用何其萬目之舉也然非禹湯之心祇台德而昭大德文武之心克明德而求世德文何以臻於是哉此唐虞三代之君治本既立而治具畢張故其治效能卓冠千古也自周而下去籍於戰國焚坑於暴秦而爲治之綱目已蕩然矣漢高祖之興寬仁大度知人善任誅秦之無道伐羽之弒逆而用兵始合乎義除秦法之苛定三章之約而治民始近乎仁因家令而尊禮太公成嚴父之孝重四皓而罷功太子著

立嫡之典禮先聖以崇儒封同姓以親親故說者謂其大綱正也然詩書不事禮文多缺朝儀用叔孫通之禮郊廟奏趙代之謠賈誼請興禮樂而未遑仲舒請建學校而不果田無限制服無等差定律令而不用八刑以糾民申軍法而不行九伐以正邦則其萬目不舉可見矣所以然者蓋其心雜於伯故其治止於漢也由漢而後篡奪於魏晉分裂於南北而爲治之綱目又大壞矣唐太宗之出力行仁義身致太平其教民也廣學舍召名儒而士始知學其養民也定口分均世業而田無蕪弃

設租庸調法得取民有制之道立府衛兵制有寓兵於農之意以四事取士以六典建官其謹刑也。有三覆奏五覆奏之詳其考課也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故說者謂其萬目舉也然脅父臣虜逼父傳位而君臣父子之道虧殺兄前殿納婦後宮而兄弟夫婦之倫乖代王既立而廢何以取義魏徵許婚而停何以示信則其大綱之不正可知矣所以然者由其心雜於夷故其治止於唐也迨乎宋之太祖黃袍加身而曆數之在躬已定盃酒釋兵而方鎮之擅命自息毋事周后子愛少主其待舊

君之禮厚矣來朝不留敗降不殺其遇敵國之恩至矣友于兄弟而炙艾分痛敬乎大臣而雪夜臨幸至於守金匱之約付神器之重尤其所難得者也則其大綱之正固有過於漢唐矣然制度多承五代之舊賦役皆無一定之法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既有刑部又有審刑院則官制重覆矣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既有戶部又有三司使則事權散主矣郊祀有分祭合祭之異議祖宗有並配迭配之異論資格用人之多弊磨勘任子之無法則其萬目不舉又不逮於漢唐焉然漢宋大綱雖正

而禁中人彘之禍殿上燭影之疑則雖正而猶未正也唐之萬目雖舉然封建議而不能復禮樂議而不能興則雖舉而猶未舉也此漢唐宋之君心不純王而治本未立政不純王而治具不全故其治不能庶幾於古也洪惟

太祖皇帝勇智之資本乎天錫豁達之度卓乎百世為應天順人之舉成用夏變夷之功其得天下也取諸群雄同乎漢高之正其警天戒也請罪朕躬合乎湯武之心追帝先世用周公追王之禮封建諸王如周室本支之行后妃不得與政戚畹不許

秉權君臣同游之言即虞之明良賡歌周之卷阿游歌也申明五常之條即舜之慎徽五典武之重民五教也何其大綱之正乎內有六卿統領百司之政外設三司分理各屬之治職守相維體統不紊教人以學校而士有所養取士以科目而材無所遺賦有定制而無過取役有常規而無過勞又何其萬目之舉乎自時厥後

聖聖相承莫不以

太祖之心為心而歟歟之是踐亦莫不以

太祖之政為政而前烈之是篤百有餘年綱正目舉

遺治政治所謂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其治本
之出於上者既無不立而治具之施於下者又無
不全真可以超軼漢唐宋而上繼唐虞三代之盛
矣今

陛下即位以來隆孝養於兩宮篤至仁於九族行養
老之典旌孝節之門而又親臨辟雍以勸學則所
以正大綱者固爲至矣頒 恩詔以宥罪愆開
路以求缺失下蠲租之令遣懷遠之使而又 躬
耕藉田以勸農則所以舉萬目者亦云盡矣然而
陛下又以今日治效而擬諸

祖宗之時有所未逮必欲有以增其光以今日治化
而稽諸帝王之世有所未至必欲有以匹其休
聖策且謂何行而可必有其要則聖不自聖而視民
如傷望道未見之意又何如哉 臣竊以爲明人倫
厚風俗者正大綱之明効而富百姓服四夷者舉
萬目之大驗也其目雖有四事其要惟在二端苟
能使大綱之正於上者躬行而盡其道則上行下
效而人倫風俗自有不令而行不肅而成者矣苟
能使萬目之舉於下者得人以輔其治則近悅遠
來而百姓四夷自有不費而惠不怒而威者矣欲

極其效驗之大至於匹休帝王增光

祖宗又豈有待於外求哉亦惟在於綱之正者極其
至而目之舉者無不盡詢岳洛牧明良畢會若重
華之協于放勳人存政舉上下交脩若不承之續
乎丕顯則帝王可以匹休而無慊

祖宗可以增輝而益光矣然

陛下之志如此豈徒托諸空言必將見諸實事臣伏
讀

聖策至於朕嗣承丕緒夙夜拳拳之語謹用拜手稽
首而颺言曰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此其正大

綱舉萬目之根本乎此其為匹休帝王增光

祖宗之要務乎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孜孜湯
之慄慄文王之亶亶武王之皇皇同一心也惓惓
於正大綱則綱必無不正而人倫可明風俗可厚
矣惓惓於舉萬目則目必無不舉而百姓可富四
夷可服矣臣惟恐

陛下之不惓惓耳蓋人主一心百為之主萬化之原
也必其志之所向者一於治道之綱目無一毫外
誘之雜始如是終亦如是而居之無倦然後謂之
惓惓苟或徇乎聲色悅乎貨利好興土木務為之

獵皆伐心之斧斤也心為外誘之斧斤所伐則不能以倦倦矣必其事之所為者專於治道之綱目無一介內私之累表如是裏亦如是而行之以忠然後謂之倦倦苟或肆於盤樂安於怠傲耽乎宴遊悅乎嬉戲皆迷心之鳩毒也心為內私之鳩毒所迷亦不能以倦倦矣非徒一時之倦倦且無時而不倦倦非徒一事之倦倦且無事而不倦倦斯乃

陛下之所謂夙夜倦倦者也然欲行治道之綱目固當力脩諸已尤不可不資於人臣願

陛下以綱目之切於己者倦倦焉躬行以率天下若大學所謂心誠求之而不遠者則事親必如大舜而定天下之父子刑家必如文王而化江漢之遊女又廣其化至於比屋可封人皆有行則人倫風俗何有於不明不厚者乎如舜之修府事而政在養民如文王之教樹畜而政先養老又極其化至有苗之格昆夷之悅則百姓四夷又何有於不富不服者乎復願

陛下以綱目之資於人者倦倦焉求賢以敷治若周子所謂心純而賢才輔者則其化民必得如韓延

壽房景伯者而兄弟息爭母子悔悟而宰邑又有
如子賤卓茂者而人不忍欺道不拾遺矣何患乎
人倫未明而風俗不厚乎其養民必得如召信臣
杜詩者而戶口倍增比屋給足而守邊又有如李
牧郭伋者而虜不近邊寇不入塞矣何憂乎百姓
失所而四夷梗化乎是皆由於

陛下一念之惓惓而治本以立治具悉張故其效驗
至於如此充積此道悠久不變將見薄海內外熙
然泰和

陛下之所以匹休帝王者固在於是而增光

祖宗者亦在是矣可不於是而加之意乎臣學不足
以稽古才不足以適用惟懷忠愛之誠欲致芹曝
之獻敢因

聖問所及而述先儒所謂純心要矣用賢急焉二語
以為

聖治涓埃之助惟

陛下少垂虛覽采而用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干

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臣謹對

奏疏

諫元宵燈火疏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景謹奏
為培養

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內閣遣郎中
韓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
為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
等項而貼詩讀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進進
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藜之詞甚非所以
養

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所為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持以經術邁跡堯舜凡
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
初首下 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
務與民息育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
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
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

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
災異勅諭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
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
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爲則烟人之事臣等又决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
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

伏觀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真靜舉天
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
哉况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山東雖云告捷然賊
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况海濱餘孽包
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舉
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
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

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

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部理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

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歌

語以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也臣等遭遇

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

矣近又授以今職心胃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愧

卷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

敢為此鄙詞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

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

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

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

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

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
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
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
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
主一心攻之者眾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
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
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竝立
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
不足爲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
不後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
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
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
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
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
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
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藹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
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
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
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

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方可以悅服億千萬年享
太平無疆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言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為沾矯不以臣等為
迂闊使天下後世知

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

聞

乞首親疏

臣由成化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成化三年

十月內欽蒙

聖恩授臣本院編脩願以疎愚之質遭逢明盛之時

妄圖啓沃冒進狂言威犯雷霆罪甘鈇鉞荷蒙

皇上大覆地生之德海容川納之仁曲賜保全不

加重譴雖落侍從之班仍忝親民之職未及到任

復改今官竊祿二年曾無寸補近因考滿來

京又拜復職之命感恩彌厚圖報難忘夫何

外未全於公義內先迫於私情伏念臣有父章由

甫母吳氏俱各年老衰邁念臣不巳母又疾嬰風

眩不時昏暈而臣自成化元年離家迄今已及七
載遠違膝下定省久曠夙夜未懷豈勝烏鳥拳拳
之私僭陳愚悃實切至情伏望

聖明弘敷孝理之恩俯遂歸寧之願特

勅該部容臣照例給假暫回原籍省親依限復任
庶幾移孝爲忠勉圖後效臣不勝感戴忻忭之至
乞休疏

丁酉冬

臣年四十一歲係湘江金華府蘭谿縣人始由進
士改爲翰林庶吉士繼以編修調除南京大理左
評事今任福建按察司僉事三年考滿給由到部

緣臣舊因脾胃虛弱常患嘔逆心痛等證近爲嵐
氣所染又加瘴癘寒熱諸疾發作無時飲食即吐
筋力頓衰鬚髮早白精神消耗心志健忘處事則
失後迷前動作則眼花頭眩泄官將及五年歷俸
纔滿一考視事之日常少臥病之日每多雖欲勉
圖補報終是不任使令况又素乏激揚之才謬當
刺舉之任明不足以折獄剛不足以去奸庸庸度
日碌碌隨群任非其能罪當罷黜伏望

陛下弘天地覆載之德溥雨露沾濡之恩特

勅吏部將臣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備任使庶幾

職無曠廢祿不虛糜而臣多病之軀亦得以尋訪
醫藥休養餘生不致顛越仕途實為萬幸臣不勝
祈懇之至

辭免陞任祭酒疏 辛酉冬具次年三月造

臣於弘治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承奉吏部劄付
欽奉六月初六日

聖旨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
念臣一介草茅初無學術庸陋迂疎弗堪世用自
少應舉為親干祿偶合主司濫登科第荷蒙

憲宗皇帝天地覆載之恩父母生成之德儲之翰苑

俾讀中秘之書授以史官叨陪侍從之列雖以狂
言獲罪猶加矜貸改評刑於大理陞佐憲於南閩
蓋嘗有志於澄清以圖補報而才識弗逮勞効茂
聞忽瘴嵐之侵染遽疾疢之交攻懼瘵官而貽譴
僭陳詞以乞身又蒙

恩旨允臣休致以養辱臣幸存喘息二紀于茲每懷
忠於畎畝愧莫報於臣埃初不敢過為矯激以退
為高亦未嘗妄有臣以進為望自分山林之終
老敢圖 日月之照臨茲幸

聖明在上屬精治理寤寐並猷故老舊臣悉皆起用

寸長片善器使無遺豈意妄庸亦叨甄擢感

恩彌厚捧戴難勝雖愚無狀豈敢有辭以孤獎掖之

意以取不恭之罪切緣臣未拜 恩命之先今年

二月初四日遭值父喪例應守制雖蒙

聖慈容臣服闋赴任然計克喪之期猶須二載而久

曠官守以待微臣不無隳廢職務有誤教養於法

既為未便於義尤所未安此臣所以踧踖靡遑不

容不瀝誠以上請也臣載惟國學為教化之源祭

酒乃學官之長非有宿儒重望難膺厥任臣顧何

人敢承其乏雖詞章粗習昔嘗待罪於禁林而道

德無聞詎可儀刑於璧水况乃越資而授揣分奚

堪負乘之愧倍切愚衷躁進之嫌難逃物論又臣

今年大馬之齒六十有五桑榆已迫蒲柳早零加

以禍罰之餘摧咽悲傷氣血凋耗心志健忘鬚髮

盡白筋力衰憊目昏足弱老病侵尋雖使在官亦

宜納祿豈容冒昧復事彈冠以竊非據乎此又臣

所深懼而循墻偃僂尤不容不籲天以祈免也敢

陳愚悃冒瀆 宸聰伏望

聖明察臣真忱憐臣衰病特

勅該部追寢已行之成命別推可用之實才以充厥

位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庶使職無久曠祿不虛糜而無用小臣獲安愚分以全素復以畢餘年爲幸大矣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再辭祭酒疏 癸亥春進

臣於弘治十四年八月內承奉吏部劄付欽蒙

聖恩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時方值父喪例應守制又以道德無聞難膺重任老病侵尋不堪從宦已具奏贖備陳愚悃冒干 洪造祈免新任以終致仕而俯聽踰時未蒙 俞允至弘治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又蒙吏部劄付欽蒙四月初二日

聖旨章懋不准辭待服滿日着到任管事 渙渥自

天震驚無地伏念臣猥以庸材遭逢 盛世偶玷

儒科濫膺器使頃緣衰病久辭榮祿分甘守於寂

寥念不萌於利達敢謂下臣之卑賤叨蒙

上聖之簡知擢從閑退進長成均既曠官以俟其終

制復除貳以攝其職守是皆殊異之

恩希闕之典非踈遠小臣所宜蒙者 臣感激涕零碎

身難報固當不俟駕而行詎可復循墻而遊第以

寵恩過厚私義未安有不容不瀝誠以控訴者蓋祭

酒爲國學長官非侍從詞臣久歷清要者不遷而

臣之資淺望輕豈可躡居是職乎祭酒為諸生師
表必有鉅儒若唐韓愈宋楊時元許衡者庶協輿
望而臣之學術寡陋行能淺薄豈可冒居是職乎
臣今犬馬之齒逾六望七已及掛冠之日又當泣
血之餘心志凋耗筋力衰頹目昏齒痛腰痠足弱
百病交攻餘生無幾雖欲就列莫能陳力而祭酒
之責任匪輕又豈臣之老病者所能勝哉臣前所
奏已具此情而陳述不詳衷誠未達致蒙
恩命再頒臣夙夜憂危進退維谷展轉於心籌思累
日愈不自安雖知煩瀆之為罪而貪冒

寵榮不知遜避躁進苟得以干尸素之誅則不惟有
累

聖主知人之明且妨

朝廷進賢之路而為罪大矣故不得已復冒斧鉞之
威以申前懇伏望

聖慈曲賜矜憐收回 成命特 勅該部別選賢能

以補空員缺容臣仍舊致仕以安愚分終老山
林庶免衝壞此臣之至願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

至

謝恩疏 癸亥八月南雍進

臣先於弘治十四年六月內欽蒙

聖恩陞臣前職臣以遭值父喪例應守制及才德淺薄老病衰頹弗堪重任兩具奏牘祈免陞職又兩承

聖旨允臣終制而不容遜避

恩厚命嚴臣不敢有違已於弘治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到任管事訖伏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始列近臣而論思無狀繼遷憲職而善最弗聞每愧非才而竊祿遂緣多病以乞身仰荷

鴻私獲全素履自退棲於環堵已夢斷於

均天豈意餘年復叨殊獎恭惟

皇上恩同天覆德與日新法堯舜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既宏大業尤懷遠圖謂賢才為致治之基而監學乃育材之地欲臻漢室橋門之盛久虛周官師氏之員宜求儒碩以造就俊髦乃起衰庸而攝承闕乏雖抱赤心而欲奮其如白首以何堪人言遭際之非常臣懼

寵榮之過分拜恩踣躄就職凌兢臣敢不磨礪已灰之心溫尋久廢之學以安定之經事為教非陽城之忠孝不談勉脩職業仰副憂勤但虞曠敗

有謨明揚尚祈早賜歸田庶不致妨賢路臣不勝
感 恩激切戰慄待罪之至

奏脩舉學政疏 甲子三月

臣竊聞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其資既可
與共學其學必抵于大成故人材盛而風俗美也
我

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大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年間
在大學生徒勦數千計其人類多少後而教育之
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
大抵得人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

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
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積累歲
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近又診南
京戶部題

准事例合用監生三十五名前去後湖清理黃冊除
別項差占外盡行撥去止及前數之半而堂舍頓
空每班止餘舉人三五名而已其舉人一行節該
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
多顧戀家鄉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遠限彼亦
視為泛常直至會試及其方來告請起送逮其下

第又復還鄉因循歲時坐成老大其間固有厄於
貧難而安於小成者亦不少矣夫歲貢之人監既
由挨次而舉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
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本末胥病官使乏材有
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
不寧者也揆之理勢合有變通緣歲貢已是常規
未敢輒申他議雖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
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臣愚見欲乞於常貢
外間令提學憲臣於人材所多去處行選貢之法
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

鄉間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
通約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
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是在監人
材多少間一行之更乞自弘治十八年以後會試
下第舉人該送南監者寬其遠限之條以坐堂
之實如係初到人數湏令實坐堂一年之上方准
起送會試非有父母之喪而不及期者不准起送
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徃年且多精銳可進
之資鮮成日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為教然
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做積分

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充稱庶乎

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素尸之愆也其選貢合有防範覈實科條臣未敢輕預如蒙乞勅禮部詳加議處杜絕徼倖務求得人其舉人坐監事宜乞因下第之時通行曉諭俾知道遵守寔為便益

乞暫留新貢監生疏

本監見在歲貢監生止有四百餘名除別項差占及量留聽撥外其餘盡數撥去止及一百八十名尚欠一百七十名已行呈請禮部將先年放回依親撥取養病送幼子等項監生各行該管司府催取前來至今到監者十無一二累據典簿呈承准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官李光翰等手本節次催取添撥監生過湖委實在監人少無從添撥未免有妨公務如蒙乞勅禮部議處合無將今年歲貢生員考試中式者凡附近南京地方人數盡行送發南監肄業緣查得近例節該欽奉

聖旨監生有願告依親的仍照舊例放回今人才既少且多畏避過湖恐到監之後人皆循例告去難以執留欲將新貢生員權留坐監須令經歷過湖短差六箇月滿日放回待後查冊事完仍依舊例庶幾公務不誤實爲便益

乞放歸田疏 九月

臣以一介庸陋遭值

聖明夙膺器使屢試罔功辭祿養病久偷安於農圃

蒙

恩起廢復待罪於成均學不足以啓迪群蒙行不足

程